

doi:10.3969/j.issn.1674-7100.2015.03.018

湘西苗族服饰设计中的踏虎凿花艺术

张 希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踏虎凿花艺术来源于苗族服饰上的纹样蓝本, 其花样繁多且品种齐全, 苗族服饰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踏虎凿花艺术的产生, 并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按照苗族人的信仰意识, 湘西苗族服饰中踏虎凿花的题材可分为3类, 即图腾崇拜主题、生肖崇拜主题和自然崇拜主题。作为衣饰底样, 踏虎凿花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主要表现在: 在布局上注重对称与平衡, 在构图上繁简得当、疏密有致, 在寓意上寄予了苗族人们对世间万物的美好祝愿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苗族服饰中踏虎凿花艺术可以传统节日为契机, 以凿花艺术元素作为庆典符号, 并结合旅游文化宣传得以发展。同时, 可将踏虎凿花批量制作成布艺装饰画、年画等形式运用于家装等领域, 凿花艺术元素还可运用于信息时代的卡通、动漫等艺术形式中。凿花艺术的传承可以考虑在一定范围内普及民族特色教育, 将踏虎凿花纳入基础教学体系, 为培养优秀凿花艺术工作者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 踏虎凿花; 苗族服饰; 图腾崇拜; 生肖崇拜; 自然崇拜

中图分类号: J5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5)03-0089-08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in the Design of Xiangxi Miao Clothing

Zhang Xi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is derived from the Miao costume pattern. With its great variety in patterns and product lines, the Miao costumes have greatly promoted the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Miao people's belief consciousness, Tahu chiseled flowers in Xiangxi Miao clothing mainly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totem worship, nature worship and Chinese zodiac worship themes. As the clothing ground pattern,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had its unique artistic features, which were mainly displayed in paying attention to symmetry and balance; focusing on the unification of complicated and simple composition with harmony of density and spacing; delivering Miao people's best wishes to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and keen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Traditional festivals could be used as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by taking it as the celebration symbol, and combining it into the tourism culture. Meanwhile,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could be mass produced into cloth art adornment pictures and new year pictures as home decoration. The chiseled flower element could also be used in cartoon and animation fields. Tahu chiseled flower art could be taken into the basic teaching system as the inheritance in certain ethnic education in order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raining expert practitioners.

Key words: Tahu chiseled flower; Miao costume; zodiac worship; totemism worship; nature worship

收稿日期: 2015-03-25

作者简介: 张 希 (1991-), 女, 湖南株洲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包装设计,

E-mail: zx54842372@qq.com

0 引言

踏虎凿花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独具特色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因其起源于湘西泸溪县踏虎乡,故名为踏虎凿花。踏虎乡的凿花艺术来源于苗族服饰上的纹样蓝本,不仅花样繁多,而且品种也相当齐全。踏虎凿花是一种不用剪刀的剪纸,它是用刻刀凿制完成的,主要用于绣花底样、庆典、祭祀活动等中的装饰品,在湘西苗族服饰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被称为“绣在衣服上的文明”。踏虎凿花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鲜明的艺术个性、精湛的工艺技巧享誉国内外,名列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苗族服饰曾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图像史书”,苗族服饰与踏虎凿花艺术之间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苗族服饰的花纹和饰物等绝不仅仅是对形式美的追求,还表现了对历史意义的追寻以及对故乡情结的表达,彰显着独特的民族特色^[1]。

踏虎乡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嫁女要嫁剪花郎,肩挑担子走四方,出门身上无银两,回来银子用箩装。”^{[2]262-263}民谣中所说的“花郎”又称“花客”,是踏虎乡最具特色的凿花艺术的创作者和传承者。其时踏虎乡的花客非常辛苦,一年里基本上11个月都在外面卖花,鸡还未鸣就要起床,劳累奔波一整天,风餐露宿,晚上还要在松油灯下继续熬夜凿刻第二天要卖的花样。他们就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将做出的凿花产品散卖到各县大小乡镇。在凿花艺术的鼎盛时期,很大一部分凿花产品由花客们转贩到川黔邻近几县乡村,得到当地人们的欢迎,丰富了周边人们的生活^[3-4]。踏虎凿花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除了依赖于这些花客们,也离不开苗族的服饰文化,其与苗族服饰有着较深远的渊源。通过苗族刺绣这种媒介,踏虎凿花艺术以图案纹样的形式传达到苗族服饰中,人们将凿花纸样描述为“剪在纸上、绣在衣上、穿在身上”^[5]的图案形式。

1 苗族服饰与踏虎凿花艺术的渊源

1.1 踏虎凿花艺术概述

要追溯踏虎凿花艺术的背景,首先需谈到中国颇具代表性的民间美术——剪纸。在中国民间美术中,剪纸可以称得上是最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和欢迎的一种艺术形式。首先,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造纸术还未发明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在一些薄质材料(如树叶、金银箔、丝绸等)上采用镂空的艺术手段制作类似剪纸了。其次,在与其他艺术形式

对比时我们不难发现,剪纸所具有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艺术特色,正是其千百年来在民间长久流传、长盛不衰的原因。中国的剪纸分为南北两派,各有其风格和特点。郭沫若先生曾对我国民间剪纸做了诗的概括:“曾见北国之窗花,其味天真而浑厚;今见南方之刻纸,玲珑剔透得未有。”^{[2]44-45}由此可见,郭沫若先生对南方剪纸赞赏有加,他所说的南方之刻纸就是南方最具代表性的凿花艺术,是湖南湘西一带广为流传的应用于苗族服饰民俗的剪纸花样,当地也称“扎花”或“锉花”。

踏虎凿花的制作工艺有干、湿纸刻法两种,常用的为湿纸刻法,其工艺流程大致分为6个步骤^{[6]3-17}:1)创作画稿,即用铅笔在白纸上描绘设计的图案,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好的设计图案才能成就好的作品;2)确定纸的层数,薄纸一般为10~16层,稍厚一点的为8~10层,整齐叠放在一起,每隔4~5层抹上一层粉,以便于剥离;3)将画稿放在最上面,用针尖在画稿上需刻去的空白处打眼,用纸钉插入固定;4)用浸过水的毛巾拧干水后,将纸垛包裹起来,保持约30 min,湿润纸张;5)将纸垛放在特制的蜡板上,由内向外凿刻花样;6)将花样剥离,完成凿花作品。

踏虎凿花艺术创作者中最出色、最著名的当属黄靠天大师,其徒弟邓兴隆也是其中的佼佼者,邓兴隆已被授予踏虎凿花的传承人称号^[7-8]。邓兴隆不仅对传承踏虎凿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还在新时期的背景下,不断探寻和发展着踏虎凿花的艺术特色。作为凿花艺人,邓兴隆不仅继承了黄靠天大师的技法和理念,更以创造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艺术,总结出自己的一套创作技法与见解。

1.2 苗族服饰与凿花艺术的关系

凿花艺术主要通过苗族刺绣这一艺术形式存在于苗族服饰之中,可以说,苗族服饰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凿花艺术的产生,并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苗族是一个爱美善绣的民族,服饰穿着是其日常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一种意识和行为无形中也会对服饰本身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苗族服饰能受到如此重视与苗族的历史息息相关。苗族是一个只有独立语言而没有独立文字的民族,其服饰就成为了记录历史和传达人们乡土情结的方式。据记载,苗族有5 000多年的历史,苗族的先人乃“九黎之后”,他们的历史曲折而艰难,经历了无数战争以及几次大驱赶和大迁徙,其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于是,苗族人们将自己的历史与情感都倾注在服饰的设计和制作当中,创造出了苗族特有的装

扮艺术,这种艺术主要通过其服饰上的特殊图案得以具体体现。这些图案就是苗族服饰最大的魅力所在,因为它们不仅具有文字功能,而且还传达出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特定含义,这种特定含义外人或后人无法完全解读。

这样丰富多彩的服饰民俗直接促成了踏虎凿花艺术的批量化生产,凿花艺术为刺绣提供绣模。苗家妇女一般先将构思好的花样凿刻出来,贴在要绣的布面上,再依样穿针刺绣。如果在他人处遇到中意、好看的花样,便用纸将其拓剪下来,并相互交换。这样的工作逐渐成为一个工种,从绣花的流程中分离,于是,逐渐形成专门从事凿刻绣花底样的剪纸艺人。这些剪纸花匠为追求效益,便利用刻刀进行小批量的凿花花样加工复制,较之于单纯的绞花而言,其工艺稍复杂。

2 苗族服饰设计中的凿花主题

踏虎凿花的题材内容丰富,载体多样。按照苗族人的信仰意识,可将其分为3类:图腾崇拜主题、生肖崇拜主题和自然崇拜主题。在湘西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下,踏虎凿花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而存在。对于凿花本身而言,纸张就是其存在的物质载体,而湘西苗族民俗社会生活中的信仰意识则构成了踏虎凿花艺术的精神载体。这样的精神载体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凿花艺术对题材内容的需求。踏虎凿花与苗家服饰中的刺绣艺术血脉相连,可以说,踏虎凿花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苗族服饰而存在。所以,踏虎凿花最美的作品隐藏在苗族服饰之中,踏虎凿花所体现的美不仅包括其鲜明的形象和生动的形式,更包含丰富深刻的内容。不同的功能需要不同的题材主题和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内容是渗透于感性形式之中的理性内容,是融合于具体形象之内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规律。踏虎凿花作为湘西苗族人们内心世界的艺术符号,也就是象征其灵魂和精神世界的符号语言,更是苗族传统美学观念的形式载体。

2.1 图腾崇拜主题

在原始氏族社会里,人们往往将一种特定的动物、植物或者是其他虚构物当成是他们的祖先、保护神,这便是原始社会里的图腾崇拜。不同的氏族会有不同的图腾崇拜,因此,图腾就成为了原始社会氏族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志之一。这种图腾崇拜,从视觉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氏族间的社会组织标志,通过这统一的象征符号,氏族群体更加团结;从深层

次上来说,图腾崇拜是人们寻求氏族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需要。

在苗族人们生活的聚居地,关于图腾符号的起源解释是通过神话传说流传下来的。《苗族古歌·枫木歌》是苗族的物种起源神话之一,里面有这样的描述:“蝴蝶妈妈”从枫香树心里生出来后,和水泡交配产下12个彩蛋,然后由一种叫“脊宇”的鸟来孵化,生出苗族的祖公姜央、雷公、龙、象、水牛、虎、蛇、蜈蚣等12个兄弟。在苗族人们的心中,“蝴蝶妈妈”不仅是人的始祖,也是神、兽、鬼的始祖。因此,踏虎凿花在苗族服饰中的图腾主题主要以蝴蝶、龙、枫树等形象为主,这些形象逐渐成为人们表达情感需求的、具有创造性的艺术符号,成为苗族祖先图腾和吉祥含义的代名词。如图1^[9]所示为“四蝴蝶捧寿”凿纸花



图1 “四蝴蝶捧寿”

Fig.1 Four butterflies with the “longevity”

纸花样中,外边的4瓣莲花轮廓以4只蝴蝶为主题元素,将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的不同姿态适形抽象化,使其跃然纸上,中间的花瓣为寿字造型。在细节处理上,4只蝴蝶的触须相依相伴,结构紧凑。苗族人将头部饰物视为最神圣的装饰,可见五莲凉帽上的“四蝴蝶捧寿”图案的重要意义。

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四蝴蝶捧寿”来源于北方“五蝠捧寿”语义的转换,湖南方言中“蝴”“蝠”“福”发音相似,因为莲花一般为5瓣,故将中间的花瓣凿刻“寿”字纹样,其他花瓣则刻上蝴蝶,即形成了湘西独具民族特色的“四蝴蝶捧寿”。

蝴蝶作为苗族的民族图腾,几乎运用于苗族服饰和日常生活用品的所有装饰中,在此选取黄靠天先生的2幅蝴蝶系列服饰凿花作品作具体分析。蝴蝶系列的凿花作品中,蝴蝶的眼睛一般向外凸出,分为点状和环状2种。如图2^[10]中的蝴蝶眼睛为环状,图3^[10]中的蝴蝶眼睛为点状。蝴蝶头顶上的触须一般为卷草纹。卷草纹是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中的一种,即在一条连绵不断的“S”型波状曲线上,饰以各种枝叶、花卉等,构成一个图案化的特有纹饰。触须的数量一般为2~3对,且有意识地组合成小蝴蝶状,在触须中部喙的部位多有“山”形花冠,用以连接两

边的细触须。蝴蝶的身躯多似蝉虫，体内多以弧线纹饰，翅膀上的表现最为丰富繁复，根据不同的蝴蝶纹理，以圆、半月弧、梅花纹、如意纹布置构图，尤其注意下部翅膀的收尾处理。如图2所示“蝴蝶石榴”纹样，尾翼采用2颗倒挂的石榴，结合枝叶，寓意多子多福；图3所示“如意蝴蝶”纹样，前翅和后翅均以重复的如意纹元素收尾，越往下越小，且疏密得当，给人一种灵动的韵律感。如意纹在凿花中也相当常见，如意原指一种器物，梵语“阿那律”，柄端作手指形，用以搔痒，可人如意。按如意形状设计的半抽象如意纹样，借喻“称心”“如意”。



图2 “蝴蝶石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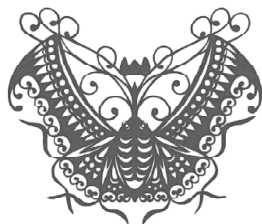


图3 “如意蝴蝶”

Fig. 2 The pomegranate butterfly Fig. 3 The wish-granting butterfly

另外，康熙年间陆次云《峒溪纤志》中记载：“苗人……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苗部所衣各别以色，散处山谷，聚而成寨。”从中可以看出，苗族部落因地域环境变化，衣纹服饰各有不同，不同地域的苗族人们对图腾的感情是不一样的：黔东南苗族崇拜枫木，认为远祖姜央是由“蝴蝶妈妈”的12个蛋孵化而成，后打败雷公、龙、虎而夺天下；然而湘西及黔东南认为龙是其祖先，至今仍有“接龙”的习俗^[11]。

2.2 生肖崇拜主题

生肖也称属相，“生”指出生，“肖”意为相似。人们将动物十二支与人的出生年份相联系，构成十二属相，并将动物习性的印象与人的属相性格甚至整个人生相联系，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肖文化。生肖文化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到唐代时更为流行。表现十二属相题材的民间剪纸，是农耕时代人们对生肖文化的直接认知，不仅为了装饰点缀，也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理想^[12]。十二生肖文化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与动物崇拜密切相关，我们的先民跟动物有着紧密的联系，属相是在这些动物关联到生命存在的前提下逐渐形成的。生肖崇拜在湘西苗族服饰文化中的应用相当广泛。如图4^[9]所示的“公鸣富贵”，这是一种用于苗族妇女所穿高腰围裙上的凿纸花样，其主体图案是盛开的牡丹和引颈高鸣的公鸡，这一场景虽然刻画的是普

通的生活情景，却蕴含着深刻的寓意。鸡鸣将旦预示着光明和幸福的到来，以“公鸣”谐音“功名”，以牡丹象征富贵，表达了湘西苗族人们期盼儿孙功名富贵、向往生活幸福美好的精神诉求。湘西苗族的围裙分为高腰和低腰2种，其中高腰围裙在苗族服饰中的地位较为重要，因为高腰围裙更讲究裙头装饰，一般外部轮廓呈钟形或扇形，裙头位置处于胸前，更易引人注目，在苗族女服中有“门脸”之意。另如图5^[13]所示的“连年有余”高腰围裙裙头，其上装饰为连（莲）年有余（鱼）图案，色彩丰富，图案组合匠心独运。



图4 “公鸣富贵”
Fig. 4 The fortune singing rooster



图5 “连年有余”
Fig. 5 Better life every year

苗族在炎黄发明天干地支日历的同时，发明了十二神兽日历。据道光刻本《凤凰厅志·卷十一·苗防一·义学》等史料记载：“苗民不知文学，父子相传，以鼠牛虎马记年月，暗与历书合。”现在湘西苗人在立法文化方面仍普遍采用农历，且习惯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计时辰和安排农事，每一项农事活动从不因推算错误而延误。

2.3 自然崇拜主题

湘西苗族人们坎坷的历史遭遇使其与自然有着更为密切的交往，历代的统治者对苗族的歧视、驱赶，使苗族人们一再迁徙，长期生活在偏远的原始山区。再加上中国的农业文明背景，人们一般通过农业生产活动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这使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区别以及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并且对自然中的山山水水有了更强烈的依恋情感。他们将自然界中一些自认为奇怪、理解不了的事物顶礼膜拜，认为那是灵性的外现，是神的化身，因此对其产生浓烈的崇拜之情。这其中包括对日月星辰、岩洞山石、鸟兽虫鱼、树木花草、水火等的崇拜。

踏虎凿花作品即表现了这种崇拜之情，作品中的自然物大多为了辅助主题，交代主题的环境，且其主题图形多共用自然环境图形的边缘，使其和谐

融为一体，这是踏虎凿花区别于其他剪纸的一大特色。在湘西苗族服饰踏虎凿花的运用中，对树木花草、鸟兽虫鱼的崇拜成为主题，并结合其寓意，表达了苗族人们的美好生活愿望。如图6^[9]所示的“盘长结藤”鞋跟花，该作品采用山字形造型，左右对称布局，内部图案为牵牛花和盘长纹样的组合，象征福寿情长，万事如意。“蝶恋花”图形的鞋头花中，外型呈半弧形，单只蝴蝶与左右呼应的花卉构成“蝶恋花”的主题，古人常以蝴蝶喻才子，以鲜花比美人，“蝶恋花”则喻示着美好的爱情。



图6 “盘长结藤”
Fig. 6 A panchangj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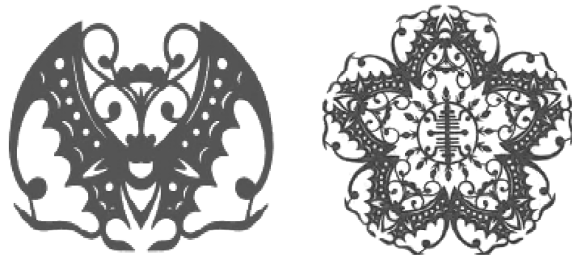
相对于苗族服饰其他部位的图案装饰而言，鞋花的图案更加简洁明快，活泼单纯。鞋花篇幅不大，按部位分鞋头花、鞋帮花、鞋跟花和鞋垫花4类，一双绣花鞋并非4个部位都需绣上图案，可以取其一二，图案多为花草、鸟雀等纹样。

3 苗族服饰设计中的凿花艺术特色

苗族服饰在苗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踏虎凿花艺术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作为衣饰底样，与苗族服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踏虎凿花艺术是依附于苗族服饰而发展的，但其发展又不仅依赖于苗族服饰。作为衣饰底样，踏虎凿花有着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3.1 对称与平衡的布局

衣饰凿花作品在布局上尤其注重对称与平衡，这里的对称是指一幅凿花作品的上下、左右相互对应。凿花手工艺者在凿刻对称图形时，会先将纸对折，然后画出基本单元形，再在一半纸面上进行凿刻，完成后原来一半的图形便成了左右形状相同、方向相反的两面对称的图形。另外，还有四面对称凿花、中心对称凿花、部分对称凿花等形式。对中国剪纸艺术有着重要研究的吕胜中先生说：“也许人类本身的形体就是对称的，而世上又有那么多对称的物体，所以又造就了人看着对称和成双成对顺眼的习惯，甚至送给亲朋好友一点礼物，都讲究个‘送双不送单’。”^[14] 如图7^[6]所示的“五蝴蝶捧寿”被面心花凿花纹样，这幅作品由5只结构相同的蝴蝶巧妙构成，采用了多次对称的构图形式，每一只蝴蝶都是一个单元形，最后5只蝴蝶的成型图又构成了花的形制。



a) 单只蝴蝶图形 b) 成型图

图7 “五蝴蝶捧寿”

Fig. 7 Five butterflies with “longevity”

平衡与对称不一样，对称形式上的相等让人感觉严谨、庄重，而平衡则是通过一定形式的组合，使画面给人以一种“平稳”的感受。苗族服饰凿花作品并不全是对称的，尤其是在表现特定历史画面的题材图案中。作者为了使画面稳定、丰满，一般通过“量感”来把握整幅作品。凿花作品镂空的位置较多，给人感觉“量感”不足，需要在布局上补充，这是形式上的要求。在艺术的平衡现象中，心理感觉上的所谓轻重之说，指的是对某种形式的兴趣越浓厚或对其意义的发掘越深刻，其“量感”就显得越充足。

3.2 繁简得当，疏密有致

湘西踏虎凿花艺术家黄靠天先生认为，粗糙简单的纹样不耐看，华而不实的图案不纯真；其创作主张为：繁中求简，简中见繁，细腻而不见其假，粗狂而不失其真，并力求构图严谨饱满^[6]。受黄靠天大师的影响，很多凿花创作者在表现手段上，内部的细腻处多以阴刻为主，采用简单的单元形进行合理布局，使画面稳重有序而不凌乱；在表现风格上注重写实，但又不是完全写实，有时根据原内容进行解构、重组等，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装饰性。此外，以黄靠天为代表的凿花艺术家们还十分善于运用点、线组合的形式，来传递富有个性特征的面，并运用对比、重复、重叠等形式法则，巧妙营造画面的意境，从整体上把握局部，做到不轻不重，繁简得当，疏密有致。

3.3 意寓吉祥

自古以来，人们用各种语言形式表达着对吉祥的诉求。踏虎凿花艺术作品中隐含的吉祥寓意是苗族人们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美好祝愿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与向往，这反映了一种至善至美的装饰艺术特点，也是老子崇尚自然，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观念的体现。苗族人们这种对吉祥的强烈追求来源于对自然灾害的困惑和对长期迁徙生活的不安定感。在苗族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吉祥的渴求异常强烈，以致于在多种艺术形式中都有体现，其

中服饰是最主要的体现形式。应用于服饰中的凿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其吉祥主题思想凝聚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承载着人们精神生活中所有的美好想象。苗族服饰凿花中的吉祥图案设计独特灵巧,极具浪漫色彩,富于幻想,展现了一个吉祥美好的凿花世界。

苗族人们将其追求吉祥的美好愿望融入服饰中的方式主要有3种:围绕民族图腾“蝴蝶妈妈”所产生的一系列含有吉祥寓意的谐音纹样是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式;其次是生肖中的吉祥如意,这是从生肖属相本身挖掘出来的,是特定的吉祥如意;第3种是通过多种物象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吉祥语言。

3.3.1 吉祥图腾

《韩非子》有云:“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从古至今,“福”都是人们眼中表达美好的字眼,是吉祥意义中最典型的概念。因此,人们根据当地的民俗信仰对相关的吉祥符号、吉祥物、吉祥图案均赋予福的涵义。蝴蝶是白苗图腾崇拜的符号。在苗族的神话中,人是由蝴蝶演化而来的,“蝴蝶妈妈”是苗族的始祖,也是苗族的保护神。这种对“蝴蝶妈妈”图腾的崇拜,表现了苗族人们祈求“蝴蝶妈妈”的庇佑,表达了他们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吉祥愿望。这种对“福”的美好诉求,使“蝴蝶妈妈”成为踏虎凿花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题材,不管是单个运用还是组合运用,都可用来传达苗族人们对“福”的热切盼望。

通过前文对蝴蝶系列作品的详细阐述,以及对黄靠天大师的作品分析,可以看出苗族人们对“蝴蝶妈妈”的崇拜之情,这便是一种象征着吉祥的图腾崇拜。至于为何选择蝴蝶而非蝙蝠,笔者认为有2种可能:其一是前文中提到的湖南方言的误读;其二,因为蝴蝶被认为是苗民的“祖先”,是苗族的图腾,他们热爱蝴蝶远胜过蝙蝠。

3.3.2 吉祥生肖

十二生肖已成为传统剪纸热衷的创作题材,苗族服饰凿花中关于生肖题材的作品也较多,作者通过夸张、抽象等手法,将十二生肖的神韵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凿花作品中。生肖与属相之间的联系使生肖除了具有纪年的意义外,还具有了表达人们对人生的重视和对生日的纪念意义。生肖剪纸的流行,从根本上说,表达了苗族人们对动物的崇拜和热爱。生肖剪纸还与苗族人们求子生育的风俗有着密切的联系。如苗族人们认为“虎”是阳刚之气的显现,是英雄豪杰的化身,对“虎”的崇拜与喜爱,表现了

苗族人们征服世界的豪情,因此,苗族小孩的头饰中一般会有“虎”图案的装饰,脚上也要穿虎头鞋,这都体现了苗族人们对“虎”这一生肖的崇拜与喜爱,表达了苗族人们希冀孩子在老虎的庇佑下健康成长,长大了也能像老虎一样勇敢的美好愿望。老鼠在十二生肖中位列第一,在多种民间艺术中,老鼠的形象随处可见。据民间传说,老鼠长期居于地窖中,只有夜间出来活动,能与鬼神相通,可预知人事吉凶祸福,人们由此对老鼠产生敬畏崇拜之情。另外,老鼠具有强盛的繁衍能力,对老鼠的崇拜象征着人们内心对生生不息的渴望。如图8^[15]所示“老鼠嫁女”凿花图样中,老鼠的脑袋被高度概括成几何形,整幅画面充满了戏剧色彩,表现了老鼠嫁女的隆重场景,由此可看出老鼠在苗族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生肖“猴”与“侯”谐音,寓意着



图8 “老鼠嫁女”
Fig. 8 Mouse daughter's wedding

老百姓对加官封侯、飞黄腾达的仕途追求。生肖“鸡”是光明的使者,人们曾将公鸡喻为“太阳鸟”,黎明公鸡啼鸣,太阳就会从东方升起,新的一天从鸡鸣开始,同时鸡又是“吉”的谐音,因此,公鸡便成为光明和吉祥的化身。生肖凿花中蕴含的如此丰富的吉祥内涵,是苗族人们对生命观的美好诠释。

3.3.3 多重吉祥的物象组合

生活中很多物象题材被人们赋予吉祥的意义,它们之间的相互组合又可以构成具有多重吉祥含义的新物象。这些互相组合物象的吉祥凿花题材直接来源于老百姓生活中常见的植物和动物,如菊、鱼、牡丹、莲花、喜鹊以及各种瓜果等,它们来源于生活并真切地反映生活。如图9^{[14][15]}所示的“牡丹莲花”凿花图样,这是一幅童帽凿花纹样,上面凿刻着牡丹和莲花的组合纹样,寓意富贵长久。物象组合凿花题材一般采用以下托



图9 “牡丹莲花”
Fig. 9 The peony lotus

物寄情的寓意手法：1) 谐音法，即以音象形的表现手法，如莲花和鲤鱼的组合寓意“连年有余”；2) 谐音法，即将某个形象简化为另一个场景的代表，如以一朵云彩表示天空；3) 象征法，即借某一物象使人联想到此物象所象征的概念，如以桃子象征长寿，石榴象征多子，鸳鸯象征爱情，松树象征长青不老，牡丹象征富贵，喜鹊登梅象征喜事来临等。物象组合的凿花题材内容简单通俗，与生活密切相关，充分表现出苗族人们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这些物象组合几乎不会有狰狞怪诞的内容出现。

4 苗族服饰中踏虎凿花艺术的传承之思

踏虎凿花虽然已经被授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但是其发展现状却令人堪忧。踏虎凿花代表的只是苗族人们的审美情趣，并且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也是需要依附于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而每个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又是即时政治经济的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会文化已经趋向现代化，湘西苗族服装也正在逐渐从传统中抽离出来。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对服装的要求更多地转变为简单、舒适、时尚。苗族服装有其特色，却不利于人们的日常活动及行动，苗族人们也仅在节假日才会盛装出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苗族服饰已不太适应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同样，踏虎凿花作为苗族服饰刺绣底样，也面临着转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二者如何共存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如何转型才能既发展又保留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首先，苗族服饰与凿花艺术两者的发展可以是并行的，两者具有相互依附性，其发展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舞台”，即有无用武之地。如果现在的社会对其需要越来越少，那么其所面临的可能就是逐渐走向消亡。传统节日为苗族服饰和凿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宣传和发扬传统节日，并将一些传统节日新增为法定节假日。苗族服饰和凿花艺术的发展可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利用每个时段的节日风俗，以凿花代表作作为庆典符号，人们盛装出席，点燃苗族的节日热情。同时，还可以结合旅游文化来发展当地特色文化，带动游客走进当地节日民俗，感受风土人情，并将凿花作品作为纪念品出售，让凿花作品和苗族服饰真正成为当地的特色，使踏虎凿花和苗族服饰艺术成为湘西旅游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

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家装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踏虎凿花也可以脱离服装，但不脱离刺绣艺术，批量制作成布艺装饰画、年画等，作为特色产业来发展，以满足那些喜爱民族文化的人们需求。凿花艺术元素还可运用于信息时代的卡通、动漫等艺术形式中。总之，可通过各种方式，将凿花艺术融入社会的各个方面，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其艺术价值和生命力。

其次，凿花艺术与苗族服饰的发展还面临着手工艺者稀缺的问题，这也是传承这一民间手工艺最大的瓶颈。根据当地的传统习俗，凿花艺术这一手工艺传女不传男，传内不传外，从而导致好的凿花手工艺者越来越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与开放和交流密不可分。随着时代的变迁及人们思想意识的进步，可以考虑在一定范围内普及民族特色教育，将踏虎凿花纳入基础教学体系，为培养优秀凿花艺术工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

5 结语

任何艺术形式的诞生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都依附于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都有一个不断演变的发展过程。踏虎凿花艺术也不例外，它依附于湘西特定的生活和文化背景。湘西苗族独特的服饰文化推动了踏虎凿花的小批量生产。应用于服饰底样的主要功能也是踏虎凿花有别于其他中国民间传统剪纸的特色所在。人们在突显其个性和差异性的同时，更应该将目光放在凿花艺人及其作品上，因为凿花体现的不仅是苗族手工艺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是承载了苗族女红文化的活的图像史诗。

踏虎凿花是苗族人们在几千年来与自然世界的交流中产生出来的艺术形式，它不但包含着农耕文化下劳动人民朴实的审美思维取向，更体现了人们在求生存的同时所怀抱的美好愿望和精神寄托，这构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意象，还是踏虎凿花本身，都已成为一种具有表现性的艺术形式，归根结底都出于表现湘西苗族人们的心灵需求和情感动机，它是苗家人在不同情境需要下创造出来的、体现和谐愉悦的自然境界的艺术，也是他们的精神创作和情感宣泄的产物。它与苗族服饰的完美结合是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将这一重要的艺术形式传承并创新是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且需在保护两种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让其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彬彬. 美在民间: 浅谈苗族服饰刺绣艺术[J]. 北方文学: 下半月, 2011(3): 114.
Li Binbin. Beauty Is in the Folk: Introduction to the Miao Costume Embroidery Art[J]. Northern Literature: The Second Half, 2011(3): 114.
- [2] 左汉中. 民间美术文集: 笔随阁花雨[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5.
Zuo Hanzhong. Folk Art Collection: Rain Flower Pen with Pavilion[M].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3] 凌纯声, 芮逸夫.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1-20.
Ling Chunsheng, Rui Yifu. Xiangxi Miao Survey Report [M]. Beijing: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1-20.
- [4] 靳之林. 中国民间美术[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8: 1-30.
Jin Zhilin. Chinese Folk Art Appreciation[M]. Beijing: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08: 1-30.
- [5] 何红一. 我国南方民间剪纸的文化生态环境[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24(6): 48-53.
He Hongyi.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Folk Paper-Cut in South China[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4, 24(6): 48-53.
- [6] 胡万卿. 黄靠天剪纸技法[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82.
Hu Wanqing. Huang Kaotian Paper-Cutting Techniques[M].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82.
- [7] 李焱华. 踏虎凿花大师邓兴隆[J]. 民族论坛, 2010(4): 12-13.
Li Yanhua. Master of Tahu Chiseled Flowers Deng Xinglong [J]. Nationalities Forum, 2010(4): 12-13.
- [8] 吴卫, 张小华. 不用剪刀的剪纸: 湘西踏虎黄靠天凿花[J]. 装饰, 2006(6): 19-20.
Wu Wei, Zhang Xiaohua. Paper-Cut Without Scissors: Huang Kaotian's Chiseled Paper-Cut in West Hunan Province [J]. Art & Design, 2010(10): 19-20.
- [9] 吴卫, 张小华. 不用剪刀的剪纸: 湘西踏虎邓兴隆服饰凿花[J]. 装饰, 2010(10): 118-119.
Wu Wei, Zhang Xiaohua. Paper-Cut Without Scissor: Deng Xinglong's Clothes Chisel Paper-Cut in West Hunan Province[J]. Art & Design, 2010(10): 118-119.
- [10] 张小华. 湘西踏虎凿花艺术图像形式语言研究[D]. 株洲: 湖南工业大学, 2008.
Zhang Xiaohua. Researching on Artistic Image Form Comes from Cut-Paper at Tahu in West of Hunan[D]. Zhuzhou: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8.
- [11] 龙湘平. 苗族刺绣造型特征[J]. 装饰, 2003(1): 47.
Long Xiangping. Patterns of Embroidery by Miao Minority [J]. Art & Design, 2003(1): 47.
- [12] 鲁仲民. 中国民间美术欣赏: 剪纸: 十二生肖: 申猴[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1.
Lu Zhongmin. Chinese Folk Art Appreciation: Paper-Cut Chinese Zodiac: Monkey Clever[M].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1.
- [13] 田鲁. 艺苑奇葩: 苗族刺绣艺术解读[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6: 119.
Tian Lu. Exquisite Works of Art: The Miao Embroidery Art[M]. Hefei: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2006: 119.
- [14] 吕胜中. 中国民间剪纸[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4.
Lü Shengzhong. Chinese Folk Paper-Cut[M].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15] 陈丽艳. 苗族服饰图案的构图形式研究[D]. 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 2012.
Chen Liyan. The Composition of Miao Dress Design Form Research[D]. Kunm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责任编辑: 徐海燕)